

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魏仲云

艰险的途程

JIANXIAN DE TUCHENG



• 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

艰 险 的 途 程

馮 仲 云

北方文艺出版社 •

1960年 • 哈尔滨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革命斗争回忆录。

一九三三年春，作者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这本书里记述的，就是作者当时去南满各地传达党的指示的途中，所遇到的一段惊险的经历。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作者对未来充满胜利的信心；当被敌人逮捕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作者表现出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的气概；在无法难以想象的困难、艰险面前，作者抱着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决心，勇敢地机智地破艰难而奋勇前进，最后终于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东北人民斗争回忆录 艰险的历程。

冯仲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12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9\frac{5}{8}$ · 插页 4 · 字数 40,000

1960年10月第1版 196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0094

统一书号：10·63

定·0. (5) 3642

出版說明

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國東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對凶惡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國內反動統治階級，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無數革命戰士在難以想象的艱苦條件下，堅貞不屈，英勇頑強，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許多革命先輩為了祖國的獨立和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為了頌揚他們的丰功偉績，學習他們的高貴品質，我們今後將陸續出版下列四個方面的書籍：東北革命烈士生平事跡片斷、東北人民革命鬥爭回憶錄、東北人民革命鬥爭故事和東北人民革命詩詞歌謠集。

這些書籍有的是親自參加過當時鬥爭的同志撰寫的，有的則是採訪記錄下來的。因為這些書籍反映的都是多年以前的革命鬥爭事跡，我們雖然經過認真地校對，但可能仍有遺漏的地方或不確切的地方。希望讀者惠予指正。

我們受講述和記錄的同志委託，向熱情地提供材料和意見的原在東北堅持革命鬥爭的同志們和烈士們生前的戰友、同學和親屬，表示衷心謝意。

我們衷心感謝原在東北堅持革命鬥爭的同志和有關部門，在百忙中為我們審閱稿件，並對為我們積極撰稿的同志們，致以謝意。

目 录

序言

准备出发.....3

路經吉林.....10

去海龙县委及游击队.....22

到盘石县紅区的途中.....37

在紅軍三十二軍传达中央指示信.....51

在归途中.....61

序 言

“九一八”以后，东北群众武装反日的怒潮如火如荼。一开始，中共满洲省委提出了以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和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反日民众政权的号召。笔者当时在哈尔滨参加过几次飞行集会，也参加过只有少数人出席的一共开了七次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当然，当时没有能建立起反日民众政权。只是当时中央的刊物“红旗”上登载了伍豪同志（周恩来同志当时的笔名）的要以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文章，中共中央驻满洲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才提出了要在东北展开反日的武装斗争，一方面动员大批的革命工人和知识分子去参加反日的义勇军和山林队，一方面，指示各地方组织创建党直接领导下的基干的赤色反日游击队。在半年多的工作中，也建立了一些赤色的反日游击队，例如，盘石反日游击队，东满（汪清、辉春、和龙、延吉四县）反日游击队，巴彦反日游击队等。派到反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去工作的同志，工作也有一些成绩，但牺牲

很大。对东北当时全民武装反日的要求和形势估计还不够。

中共中央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指示信正确地指出了在东北要结成武装抗日统一战线，要在群众中发动武装反日的运动，建立民众抗日政府。并在这一运动中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指示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份传达到东北。东北的共产党员、群众和游击队都热烈地欢迎这一指示，并迅速地展开了抗日武装斗争。东北抗日联军就是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的原则，以红军及赤色反日游击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坚持了十几年的抗日游击斗争。

笔者在这儿介绍了自己去南满传达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途中所遇到的一段惊险的经历。我曾是高等学校的教授，在党的教导下，克服各种困难，经历各种艰险，完成党给予的任务，把自己锻炼成为红色的革命者。解放以后，我深深地感到还必须继续锻炼，使自己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又红又专的干部。整风以后，全国各地知识分子都上山下乡，到群众中去参加体力劳动，要把自己锻炼成为又红又专、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介绍自己这段经历，目的是仅供知识分子同志在思想锻炼中做为参考。严格说来，这篇惊险的经历，不能称为文艺作品，它完全是一部真人真事的回忆录。

准 备 出 发

已经是四月下旬了，东北的春还刚开始，枝头有些春意；但还没有放出嫩芽。北满的狂烈的春风已经把松花江的坚冰吹走。松花江上已经是游艇荡漾，天气显得温暖。但是哈尔滨街头的日本宪兵和警察，还是严密地监视着行人。空气还是紧张。

在馬家沟的东边，有一条僻静的小街，行人稀落。离一个小公园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二层的小洋房，是属于穆稜煤矿公司赵经理的。赵经理和他的两位太太住在这楼房的上层。楼房前面是一座较大的花园。平时，赵经理和他的姨太太，在下午常常在这花园里游耍。今天，大概是昨晚赵经理在别处狂欢，睡得很晚，现在还没有起床，园内也显得分外寂静。

这座楼的下层是地下室，也就是我们家的住处。这天，我在阅读党中央发米的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指示信。房子很窄小，仅仅能放下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小孩子的床，在房間里走起来都感到很不方便。屋子很阴暗，窗子仅露出地面半截，透不进来阳光。我看完了文件，抽完了紙烟后，躺在床上，又燃起一支新的紙烟，繼續抽着。一边抽着，一边想着。我的小女儿在小床上沉睡。女没有在家。

我想着在松花江下游湯原县的許多同志們和游击队。当

我来哈尔滨的时候，游击队已经向鸭蛋河（现在萝北县）去了，不知道是否将鸭蛋河的大排队的武装（地主武装）缴到了手？在游击队的士兵王①的病好些了没有？我关念着：在日本占领者疯狂地向朝鲜族村落进攻时，我们的同志和群众，是否受到大批逮捕和屠杀？县委的同志又转移到哪儿去了？读完了中央的指示信，我深深感到满洲的反日斗争和抗日民族战争还是有办法、有出路的，中央的指示信增加了我的勇气、信心和决心。

我轻轻地说了一声：“一定要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团结起来共同作战！”我又想到刚才读过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对日宣战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关于愿与一切武装部队共同抗日的声明。

我高兴起来，觉得屋子里也明亮了。小女孩还在沉沉地酣睡着。我站起来给她整理了一下被子。

回想起已往半年多在松花江下游的战斗生活，我虽然是依照党的指示，做了很多工作，下江的党创建了游击队，在汉族群众中发展了党的组织和抗日的群众组织，但是我也干了不少笨事，提出了要创造苏维埃和红军，结果到处碰钉子。这虽然是北方五省会议反对北方落后论所做出的决议，我是执行者，我也该负责。我回忆到过去的一些笨事：如要游击队到鸭蛋河去缴出地主武装后，在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沼泽中，仅有的三五百户的村庄上，建立起离群独居的苏维

埃。群众的反日斗争如火如荼，而我们却要建立苏维埃。广大的群众要展开武装抗日斗争，而我们要建立工农红军，使这支初生的嫩芽——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处处受义勇军和山林队的仇视和排挤。在东大荒这样的地方，土地问题当时不是主要问题，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我想到这儿深深地嘆了口气，我感到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对松花江下游的同志和游击队我实在放心不下，我盼望着省委立即来人谈话，我可以快一些回到松花江下游，今天文为此正向省委去送信。

我站起来又坐下，想再次阅读中央的指示信，但怎么也读不下去。这几天，指示信已经读了好几遍；在这样紊乱复杂的心情下，再也读不下去。小女孩醒了，哭了，我站起来抱着小女孩，哄她，逗她，这样她才安静下来。多么可爱的女儿，快一周岁了，已经会走了，会叫爸爸了，我深深感到小女孩的可爱。

门外有人轻轻敲门，我出去开门，进来一个个儿高大、戴着眼镜的同志。我信手去把警号移开，然后伸出手和来的同志紧紧地握手：“抱一③，你好！”

老魏问：“回来十几天了吧？休息得怎样？”

“二十来天了，休息得很好。”

“中央的文件，中央的指示信都看过了没有？你觉得怎样？解决问题了吧！”

“我这次回来一下，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按照中央指示信，我完全有信心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起广泛的抗日游击运动，建立起大片的抗日根据地。在这样形势之下，要建立苏维埃和红军是行不通的。今天文给省委送去的信转到你手没有？我得赶快回到松花江下游去。同志们在等着我。”

“文已经把信直接送给我，我已经看了你的信。这几天省委详细讨论了中央指示信，批判了北方五省会议要建立苏维埃和红军的错误，决定要把中央指示信指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尤其是抗日武装部队的统一战线政策贯彻到各地去。省委决定你不往松花江下游去。”

我急促地说：“下江的同志和游击队等待着我回去。我来的时候告诉过县委，我回到省委，问题解决以后，马上就回去。我舍不得离开他们。”

“省委决定你不再去松花江下游，为的是要你去到盘石县委和红军及海龙县委和游击队传达中央的指示。南满的抗日游击运动很有力量，发展得很快，必须把中央的指示贯彻下去，使他们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省委还没有来得及写出决议案来，你先去盘石，找到县委和杨靖宇同志，把指示信先传达给他们。省委的决议案和中央的指示信很快就寄去。你快去快回来，省委对你的工作还有别的安排。”

“既然省委决定要我到南满去，我当然一定去，但是松

花江下游总得去人，那里的同志是在等待着。群众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同志们个个英勇敢干，有了正确领导，同样是可以干起来的。”

“下江方面省委决定派王亚棠③和老纪去，由老李头④领着，你可以放心。”老魏接着就把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省委讨论的情况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一番。

老魏抱着我的小女孩，抚摩着她的头发，她很安静，看来她对这位来客已经熟了，并没有因为对方是来客而淘气。她倾听着老魏的讲话似乎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就这样，几天以内，你就去吧，快去快回。去的关系要和省委秘书处联系，你走了以后，文继续做内交文书工作，你可以放心。”

老魏正说到这里，女叩门而入，女说：“老魏，你还在这儿，外面天快黑了。”她顺手把电灯扭开。这时，小女孩在老魏怀抱里睡着了，女把她接过来，这样，小女孩醒了。女说：“今天街上空气很紧张，日本宪兵和警察又搜查行人，可能是因为出了抢案，或者是道外发现了传单所引起的。我把一包文件交给秘书处同志后，在回来的路上碰着紫英⑤，她说她知道你到我家里来了，要我告诉你，让你早些回去。”

“我们已经谈完了，我马上回去。省委决定他到南满去一趟，去一趟就回来。你仍照旧做你的工作。你夫妻两人再好好过几天，把行装准备一下，你负责到省委秘书处把去南

滿的接头关系拿来。”接着老魏把眼鏡擦了一下，戴上后，伸出手和我紧紧握了一下，說：“希望你胜利完成任务，回来后再見！”

“再見！”文抱着小孩和我一起送老魏出去。经过院子时，文走到前面，在門口张望了一下，然后让老魏出去，一会儿，老魏的身影就在暮色蒼茫中消失了。

我和文回到屋子里以后，文說餓了，得准备晚飯，說着即去隔壁一間小屋子做晚飯。我在屋子里抱着小女孩，逗着她。此时思想已經飞到天外，我觉得伟大的工作又要开始，我担负着光荣的任务，要把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和武装队伍团結起来共同抗日的这一指示，传达到南滿的党組織和游击队，在南滿掀起波瀾壯闊的群众反日武装斗争高潮。“九一八”后，日本强盜的鉄蹄在祖国这一片美好的土地上横行蹂躪，而蔣介石反动政府，对日本的侵占却一讓再讓。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毫不犹豫，勇敢坚决地在党的领导下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中国工农紅軍胜利地反击着蔣介石的“围剿”，党号召一切武装部队团結抗日，这一切使我对祖国共产主义的前途抱着无限的信心：我們一定能解放，一定能胜利，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旭日必将东升，現在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

我又想到此去一定有很多艰险和困难，此去可能比去年到松花江下游去更险，更难，人地两生，形势复杂，敌情紧

張，自己又是南方人，口音不同，風俗習慣不同，還是一個知識分子，因此，自己暗想，是否能象老魏說的“快去快回”？是否能到達目的地？是否還能回得來？但是當我想到自己是個共產黨員的時候，就增強了自己的勇氣和決心，我一定要勝利地完成黨所給予我的任務，象去年到松花江下游去一樣，把中央的指示傳達給南滿的同志，快去快回！

書架上的洋裝書還安靜地插在那兒，我信手抽出一本來，是英文的微分方程論，我翻了幾頁，把它插進去，又抽出一本來，是英文的理論力學，又把它插進去。我想到“九一八”以前，我從牢獄里出來後，到哈爾濱商船專門學校教書的情況，在講堂里黑板上寫着數學公式的情況，我想到幾個學生提出一些疑難的問題，我迅速地答復他們的情景。我又想到在學校里組織學生的讀書會、反帝會，直至介紹學生參加黨的組織的情況。我也想到當時我以教授資格深入到附近的工人羣眾中去，深入到造船工人和划船工人中去進行工作的情況。這些印象在腦袋里逐漸淡薄了。自從“九一八”以來，書本是放下了，數學和物理的公式在自己的深刻記憶中淡薄了，學校遷走了，學生各自東西。什麼時候再重溫這許多數學的公式呢？我盼望明天祖國革命成功了，自己最好能成為一名紅色學者。我覺得現在我還必須到南滿去，完成黨給我的光榮任務。

我撫摩着自己女兒的頭，深深感到有些難舍難離。我

一想，“这次出去，是否还能回来？是否还能见到她？”还是两年前的今天，她的母親——文，从北京来到哈尔滨，和我一起同住。不几个月，“九一八”一声炮响，便安静的生活不安静起来，文也就成为了共产党员，在印刷机关工作，整天在街上跑内交，做文书工作，做反日会工作。文怀孕着她的时候，仍在街上奔走，当她出生以后，文抱着她在街上奔走，她的襁褓里是一包一包的文件。去年我到松花江下游去，文带着她住在道外，当我回来以后，文告诉我，囡囡时常锁在家里，一个人哭得死去活来，也吃了不少炕上的土。现在小女孩长得还健康，已经会走，会叫爸爸和妈妈了，长得白净、漂亮和可爱。今天我又要离开，我希望囡囡能更快长大。我相信回来的时候，文一定是更加坚强，囡囡一定会更加淘气和漂亮。

一 路 經 吉 林

又过了几天，正是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天下着小雨。今年的春看起来是比較早，树枝已經吐出綠芽。由于下雨，天气还很清冷，街面的空气似乎比以往更加紧张。我今天准备去南满。我的行装是一件青布大褂，一双胶皮鞋和一顶半旧不旧的礼帽，按照当时东北人的习惯，礼帽的頂是拱着而不是折着。我打扮得象是一名乡村的小学教員，又象是一个小商人。省委秘书处管交通的同志已經把关系轉送来。但是糟

無得很，由于敌人对游击队的討伐和对根据地的进攻，滿洲省委和盘石县委失去联系已經几个月了，現在无法进入游击区。至于海龙县委的关系，只有沈海铁路綫草市站邮政代办所的王殿荣的一个假名，几个月来也只是給这个假名寄去一些宣传品，好几个月沒有接到这个假名的来信了，不知道这个假名是否还可靠。这几个月来，只是从敌人的報紙上知道盘石和海龙的游击队經常給敌人打击，打得很熱鬧。要到盘石去，要經過吉林特支的关系，他們之間最近可能有联系。到海龙去，就得經過盘石县委的关系。不問去的接头关系如何困难，党所給予的任务必須完成，指示信必須傳达到南滿的游击队。

她望着女坚定地說：“我又要走了，愿你在党的领导下忠誠和堅定地进行自己的工作，要非常机警、謹慎，胆要大，心要細。我此去，一定能够回来！”

女几乎要哭起来，但是她抑制下去了。我不是第一次出門，我們不是第一次別离，所以她終于抑压住了感情，眼泪沒有流出来。她說：“这一次去南滿不同于去松花江下游，是要困难和艰险得多，希望你勇敢和机警，克服困難，完成党所交給你的任务。希望你平安归来。我会在此很好地进行着我的工作，你放心好了。”她走到院子的門口，看了一下就回来說：“四外无人，現在可以走。”

她抱着自己的女儿親了一下嘴，小女孩不知道是怎么一

回事，只是睜着眼睛看着我。我放下孩子，就急速地走了，交並沒有出門送。

我冒着雨走着，以后坐電車到了車站。我的帽子压得很低，以免認識的人看出我。細雨打在柳枝上，更顯得离情別意。我到了車站，火車還要再等一个时候才能开。虽然我心事重重，但还装着象个闲人似的，繞着車站前的花园走了一圈，看了一下张瞎子^④的手艺。

十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张瞎子領着一些同志撒传单，趁敌人不备，在伪滿建立的花崗岩制成的紀念碑上，用油漆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滿洲国”標語的字写得很大很显眼，显然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肩上下来的。这就是前几天日本宪兵和警察很紧张地在街头检查行人和在报纸上大肆宣传的原因。日本人用各种办法想把这条標語洗掉，由于这是用油漆写在花崗岩上，怎么洗也洗不掉，標語在紀念碑上还显示出它的威力。

車站頂上的五星与鐮刀斧头的苏联国旗正在飄揚，因为当时中东路还是中苏合办。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所以車站上挂了紅旗。我看到了这面招展的紅旗，脑袋里也觉得紅旗在飄揚。是的，現在滿洲的瘠野是一片黑暗，我們在这黑暗中听到了叫喊、呻吟和一片杀声，但是北方还是一片紅光，苏联人民在建設着社会主义。南方，中国工农紅軍在毛泽东和朱德同志领导下，高举着紅旗正在粉碎蒋介石反动。